

《山花烂漫时》圆满收官,平均收视率、到达率、忠实度均在同期热播的所有剧目中位列第一,并拿下今年国产剧最高分

新时代英模剧破题： 向现实扎根，向艺术生长

戴清 石天悦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国庆前夕，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在央视圆满收官，平均收视率、到达率、忠实度三项指标均在同期热播的所有剧目中位列第一；豆瓣评分9.0，为2024年国产电视剧评分最高。

传统英模剧往往难以与年轻化审美趣味相契。然而，《山花烂漫时》却能够收获不同年龄段观众的一致好评，实现市场与口碑双赢，得益于创作者从人物塑造、叙事手法和主题蕴涵等方面都展开了创新性探索，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张桂梅校长谱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当代“咏梅”词。故事文本由此及彼地观照到眼下更加宏阔的社会现实，兼顾了时代锐度、现实厚度与思想深度。新时代英模剧创作“向现实扎根，向艺术生长”的破题之道可由此窥见一二。

形象破题： 将取材于生活的 “这一个”血肉丰满地 还给生活

电视剧中的英模人物往往肩负着树立榜样、引领精神、凝聚力量等重要使命，但耀眼光环的叠加使其容易陷入“伟光正”的创作窠臼，丧失来自平凡生活的真实与动人。张桂梅从传奇中走来，《山花烂漫时》却并未因此对其进行“奇观化”塑造。她不同于《追光的日子》《鸣龙少年》等剧中不走寻常路的“麻辣教师”，而是始终保持着老一代教育工作者简单朴素的风貌。饰演者宋佳完全颠覆了以往留给大众的荧屏印象，从造型到神态举止一比一还原了张桂梅饱经岁月风霜、倔强而笃定的真实形象，与华坪这片大山里的热土完美融合。

该剧也没有受困于教师形象的模式化创作，而是伴随着张桂梅多重身份立场的展开，在琐碎扎实的教学耕耘中彰显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作为女高的领头人和主心骨，她督促学生分秒必争，提前设定远大目标来开阔视野、激励人心；当建校遭遇资金短缺之困，她亦能放下知识分子的骄傲倔强，“厚着脸皮”与副县长、周局长、昆明企业家们灵活周旋，

四处化缘，无不体现“曲线救国”的谋略胆识以及背水一战、志在必得的决心；而作为“张妈妈”，面对女孩们青春期遭遇的种种问题，她则表现出润物细无声的温柔与宽容，呵护着学生们的敏感情绪；说服宁华正确认识并接纳自己的身体变化；不唯升学率论，充分尊重蔡桂芝对人生方向的选择；对家庭破碎、性格孤僻的高材生欣欣以平常心视之……不同身份和立场的腾挪展现了张桂梅多个性格侧面，多棱镜般折射出英模人物丰富的人性光彩，展现其作为“人”的趣味。

英模形象的典型化归根结底，是要将取材于生活的“这一个”血肉丰满地还给生活。《山花烂漫时》不仅着力刻画张桂梅其人，还溯源其身后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关系，用丰富的现实语料夯实人物的现实质感。张桂梅之所以办免费女高，一方面源于在华坪民族中学执教期间看到了这里的女孩们求学的现实困难与热望，另一方面，在她因亲人离世郁郁成疾，几近自我放弃的时候，以阿丽为代表的华坪妇女捐款捐药，恳求她活下去教娃娃们知识，让她重新找到了活着意义，再次坚定了人生的目标——华坪女性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就立志永远做华坪女孩的希望。

在华坪女高起步阶段，资金短缺、教师辞职、教学陷入停滞，酒鬼父亲频频闹事倒逼女高001号谷雨做了第一个逃兵……这些理想与面包之间的激烈碰撞，一次次成为让张桂梅束手无策的难关。她对富养学生、穷养老师的管理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谷雨退学事件中吸取教训，身体力行地领悟到教育在于传道，更在于育心的真谛。高尚的品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现实荆棘的羁绊与拷问之下锻造出来的。由此，我们不仅看到鲜活立体的当代教育英雄，更能从具体事迹中看到其何以英雄，体会其精神成长的律动。从人物塑造上来看，该剧侧重于描摹女性富足饱满的精神世界，为当下国产剧“女强人”形象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叙事破题： 在丰富的现实素材中 挖掘戏剧性

英模剧一般以真人真事为创作基



宋佳在《山花烂漫时》中饰演张桂梅。

础，具有鲜明的纪实特征，但不意味着一五一十地复制现实。《山花烂漫时》最令人惊喜的是，既没有为了所谓“好看”强行制造冲突、编造悬浮的情节，厚重严肃的题材也没有变成创作枷锁。创作者致力于在丰富的现实素材中挖掘戏剧性，以轻快风趣的笔触书写女高改变命运的不易。

比如，升旗、宣誓等是最难生动表现的戏剧部分，女高首次升旗的静态情节在播音设备接触不良、学生认字不全等小插曲的打断下变得一波三折，以恰到好处喜感色彩淡化了说教意味。更重要的是，剧中描写宣誓，也致力于阐释何为宣誓；或为了留下辞职的老师，或为自己和同学加油鼓劲。女高建设的捉襟见肘呼之欲出，更进一步说明了大山的女孩需要接受文化教育、开拓眼界的必要性。誓词在剧中已经不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女孩们对命运和封建思想字字铿锵的宣战，实实在在地达到了“热血漫”般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再如为了抢在南中上学之前吃上饱饭，女高开启“衡水”模式，将时间规划到

分秒以内，激昂的音乐节奏与快速的蒙太奇剪辑使女高姑娘们的行动更加紧张刺激。抢饭、抢厕所更像一场攻下战略高地战役的胜利，也是山村里女性生存境况的缩影——连温饱都需要拼尽全力捍卫。正因如此，女高柳暗花明的步伐随之加快。

该剧没有刻意渲染悲苦，也没有困苦中作乐使女高入治学、升学的千难万难表现得过分轻巧，一派“乐景”仍难掩崎岖残酷的现实。张桂梅用工地谋生的艰辛让柳暗花明的男男女女知难而退，巧妙化解早恋危机；姚小山上门招生被村民们当作人贩子追打，最后说服宁华入学的原由不是免费学习，而是能赚生活费。如张桂梅所说：“我们在扎根于百年的宗教观念对抗。”看似轻松诙谐的细碎情节实则染出华坪农村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双重贫困，隐晦地揭示了女性试图通过学习知识走出大山的重重阻碍。由女高建设延伸到基层工作，副县长马永强与县教育局局长周善群是剧中的喜剧角色担当，无论一顿滑肉就点过头项，还是信心满满地求助90年代的“老同

学”申请办学资金却屡吃闭门羹，幽默犀利地刻画了基层工作者展开教育扶持的两难处境。马、周二人不撞左右逢源的体制内生存法则的另一面，恰恰是与张桂梅如出一辙的赤子之心，一边摆困难讲实际，另一边用笨拙却无比真诚的方式表达对女高的关切。

《山花烂漫时》通过举重若轻的讲述方式，在还原现实冷峻面貌的同时赋予其乐观积极的情感底色。“以乐衬哀”的反向叙述极具趣味性地全面开掘女高建校的现实本质，精准捕捉微小细节的暖意与诗意，向观众输出正向的情绪价值，让纪实故事更加“好看”也更为“耐看”，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用心与匠心。

思想破题： 两段誓词体现精神力量的 传承与感召

看过该剧的观众都不会忘记剧集中的两段誓词。当女高陷入困境，张桂梅召集教师

中的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以红军当年长征的决绝与英勇来激励大家面对如今教学中一个又一个难关。张桂梅在新闻访谈中讲述这一幕被复刻在屏幕上，成为全剧的泪点与燃点。党旗、入党誓词和张桂梅时刻佩戴在胸前的党徽，共同凝结成一代代共产党人血脉中红色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张桂梅言传身教是革命精神在新时代转译的媒介，老师们集体创作的“我是高山”则是这种精神力量的时代注脚，具有与时俱进、活水般奔腾涌动的自我革新意识。“我是高山”的宣誓在剧中多次出现，凝结着华坪女高强大的精神内核。剧中每次宣誓的境况都有所不同，从连字面意义都不明白，到成为撑不下去时候的精神支柱，“我是高山”与第一代女高人的命运紧密缠绕，如同一根系于女高人之间的纽带，传递的既是在生活夹缝中奋力绽放的生命力，更是以张桂梅为代表的教育工作者炽热的初心与神圣的使命感。

剧集结尾处，考上师范大学的谷雨放弃大城市的广阔天地，毅然回到女高接力教学，接过了张桂梅的大喇叭，带着新一代女高人吟诵相同的誓词，意义却有所变化：以往女高象征着绝境逢生的转机，如今则是女高涤荡心灵、深雪精神的“定海神针”。从受教的学生变为育人的老师，显然是对传承这份初心与使命感的积极回应。

女高事迹与女高精神诞生于华坪农村闭塞封建的极端环境中，在新时代语境下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典型性与非凡的感召力。面对利益至上、个人主义、“躺平主义”等价值观的异化和消极情绪，女高“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决无畏以及“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乐观主义精神如同一剂强心针。革命精神力量的传递不仅发生在剧中的女高校园，跨越代际隔阂，还能跨越时空，与屏幕前的青年群体产生共鸣，体现当代思想启蒙的重大意义。这也是该剧作为一部严肃的主题性创作能够跨越受众圈层，获得市场高度认可的重要原因。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委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博士生）

表演谈

蒋奇明：他脸上有时代的欢乐与悲歌

崔辰

演员蒋奇明的职业生涯中有过两个标杆性的角色：《漫长的季节》中的小哑巴傅卫军和《边水往事》中的“条狗”王安全，虽都是配角，但演得流光溢彩，和主角相比毫不逊色。

蒋奇明五官很有特征，棱角分明的脸型，下颌线条特别清晰，眼睛不大但富有神采，虽不属“流量”类的长相，但充满灵气，令人过目难忘。他扮演过的最突出的几个角色也和他善用面部特征塑造角色有很大关系：一是轮廓分明带来的沉着冷静，二是擅长以表情呈现内在力量，尤其是通过眼神的瞬间变化和嘴角的牵拉动作带来的力度。前者如山，稳定疏离；后者似水，变幻多元。这两种相反的力量，成就了他在表演中亦动亦静的状态。

短短两年，从无人知晓、剧场低迷期打广告找工作的小演员一跃成为无论文艺电影、还是类型影视剧都能出演，越来越受观众欢迎的年轻实力派男演员；他出演的影视剧，从《宇宙探索编辑部》《漫长的季节》，到《十条》《我的阿勒泰》《边水往事》《负重致远》，以及不久将上线的新剧《风中的火焰》，蒋奇明迎来了他的好时光。

从舞台演员到为人所知：放弃就是拥有

1990年代初，蒋奇明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彩调演员，母亲在乐队中演奏高胡。蒋奇明在少年时代爱上了表演，并顺利在2011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虽为科班出身，但他不属于一入行就出镜扮演了某个角色即被人熟知的幸运儿。从考上中戏到在《漫长的季节》中扮演傅卫军为更多人所知，中间经历了在剧场使劲打磨的12年。

和任素汐、陈明昊等从剧场迈入银幕的演技派相似的是，蒋奇明从中学毕业后将大量的工作时间投入在音乐剧和话剧



在《边水往事》中，蒋奇明饰演的“条狗”王安全。

的表演上。比如在音乐剧《I Do! I Do!》《幸福不等待》《谋杀歌谣》《拉赫玛尼诺夫》《面试》，以及话剧《我是月亮》《杂拌、折罗和沙拉》《杏仁豆腐心》等中，他用形体和声音塑造了包括边弹钢琴边引颈高歌的著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等多个舞台形象，还拿下了第五届华语戏剧盛典的最佳男配角。

2023年是蒋奇明又一次出道之年，

这一年他从舞台演员走向大小屏幕并为观众熟知。他在孔大山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出演那日苏一角，那日苏是子承父业的气象站人员，因为在荒郊野岭生活越发疏离人群，甚至产生语言障碍，蒋奇明的气质和那日苏契合，演出了他如同海边搁浅的孤独的状态。同年他还出演了《漫长的季节》中的傅卫军和《天启异闻录》中的贺子德。

蒋奇明有独特的嗓音，可以大段对白流畅地演唱音乐剧，也擅长唱别具一格的爵士歌曲。悖论的是，长期声色俱全扮演各类音乐剧角色的蒋奇明，第一个真正被观众记住的角色，是《漫长的季节》中的哑巴傅卫军，而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那日苏则是个结巴。放下自身语言方面的优势，仅靠肢体语言表达，反被更多人认同。

哑巴傅卫军和世界的交集全部来自肢体语言。为了让角色的状态更加真实，蒋奇明先是认真地学习了手语，并快速学习和掌握了聋哑人的身体节奏感，这种通过身体语言能够达成神经一致的状态，和用嗓音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普通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蒋奇明还给傅卫军设计了在打架前摘下助听器的动作，看似无所谓的往两边一拧之后充满狠劲的眼神，这些富有标志性的动作使得人物状态鲜明深刻，那甚至是久远的、被人遗忘的默片时代的一种表演方式：尽量用身体和表情去表达一切，用一闪而过的激情创造长久的深情。傅卫军的爱情短暂但令人感伤，蒋奇明在表演中传达出很强烈的“伤感渲染力”，像是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电影《大路》中小人物的深情和感伤。这种表演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每一个人人生中对所有不可及事物的无奈之情。

当演员能够用他独特的表现力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宇宙时，观众也会被感染，被带入那个小宇宙。傅卫军被观众牢牢记住，这个角色也影响了蒋奇明后续的创作。

《边水往事》王安全：小人物的魔力

蒋奇明在他演绎的角色身上，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如山和海，温柔和凶狠，温情和决绝，贪婪和良善，油滑和怜悯。傅卫军如是，《边水往事》中的王安全也是。

在“鸽血红”故事中，蒋奇明扮演的

王安全出现了。这是一个为各种人提供信息和情报的“街溜子”，见缝插针，逢场作戏，合适时双边牟利，当地称为“条狗”。“我不是条狗，我是，条狗。”“我是王安全，找我最安全。”出场即戏，平静中自带质感，蓄势待发中暗流涌动。

有趣的是，在《边水往事》中，王安全不是一直存在的配角，但如果开着弹幕看的话，中间有几集王安全没有出场的时刻，大量弹幕打出的都是“王安全去哪里了？”蒋奇明的表演活灵活现，使得王安全成为被观众牢牢惦记的配角。当王安全又出现在赌场做“叠码仔”时，他又一次“控场”了。蒋奇明演出了“王安全”的生命力，他仿佛一条在浅水里被人按住但使劲挣扎的鱼，想借力游向更开阔的地方。

王安全的角色是富含喜剧设定的，既有三边坡混出来的油滑劲儿，但又有暖心的良善。他的状态一面让人觉得好笑，但嬉笑中仿佛有人突然拔出利器，轻轻刺了你一下。王安全押注的是自己的人生，他在赌一个可能更好一点的未来。但在曲线求生存的过程中，也没丧失良善。王安全希望荣姐能帮到小郭，但发现荣姐只是好奇，他脸上的表情是悲哀的，也是不声不响的绝望；王安全被沈星质问时，他瞬间出现了那种突然碎掉的神情，眼睛里也溢出泪花，但只是一瞬间，就很快消失了。蒋奇明表现了一个罪恶丛生之地的小人物的挣扎，他希望在扭曲的世界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虽然这自我依然扭曲。“我觉得值得。”“机票，护照全部拿到手里面了。”“再烂还会怎么烂，不会的。”台词一句句都砸在观众的心坎上。蒋奇明用广西方言、身体语言、极接地气状态呈现出王安全这个带有魔力的角色。

山海之间：好演员的未来总能胜过往

和蒋奇明一起出演《我的阿勒泰》

的马伊琍这样评价他：“我觉得他是把自己彻底扔到戏里，扔到角色的那种演员。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蒋奇明扮演《我的阿勒泰》中的高晓亮时，为了使角色状态更加到位，曾经在摔倒在地的时候，往自己眼睛里揉了一把沙子。

有一类演员有着焰火般的特质，他们的表情能浓缩角色经历的一切，包括某个时代、地域的痛，将不同的风味、气质、地域特征，合成在一个人身上，并在瞬间点燃，释放出一大朵如梦如幻又极为真切的焰火。从他们脸上可以洞悉某个时代的欢乐与悲歌，不管是过去或未来。蒋奇明显然属于这一类演员。他适合过去，也适合未来。

蒋奇明近年的受欢迎也反映了当下观众审美观念的迭代变化。长期以来，对演员的审美比较单一固化，扮演主角的男性演员绝大多数是不偏不倚的标准长相，而蒋奇明这样外型颇具个性化的演员，常不易“上场”。直到通过过人的演技来证明自己。即使如此，是否在未来的影视剧中，有适合他扮演的更多的主角角色呢？这还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即未来中国影视剧剧本中角色设定的丰富和多元化，是否能够跟得上演员越来越丰富的表达力。

对比出生于爱尔兰的演员基里安·墨菲，同样是长相颇有个人风格，他出演的电影则较为多元化，尤其是科幻、惊悚、悬疑类电影的出演让他出类拔萃，并在诺兰导演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中出演主角奥本海默获得诸多奖项。蒋奇明的演技决定了他的戏路会越来越宽，如果和基里安·墨菲一样，能够非常适合他的故事类型和角色，作为年轻一代男演员中的演技翘楚，蒋奇明将在一个又一个新的角色中创造传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